

生者与死者

〔苏联〕西蒙诺夫



当代外国文学

生者与死者

王康纪念文集



王康纪念文集

生者与死者

〔苏联〕西蒙诺夫



К.М.СИМОНОВ
ЖИВЫЕ И МЕРТВЫЕ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1.

译 者

谢素台(1页—160页) 高长荣(286页—466页)

白祖芸(161页—222页) 韩金铎(467页—545页)

弋 人(223页—285页) 沈 江(546页—629页)

生 者 与 死 者

Shengzhe Yu Sizhe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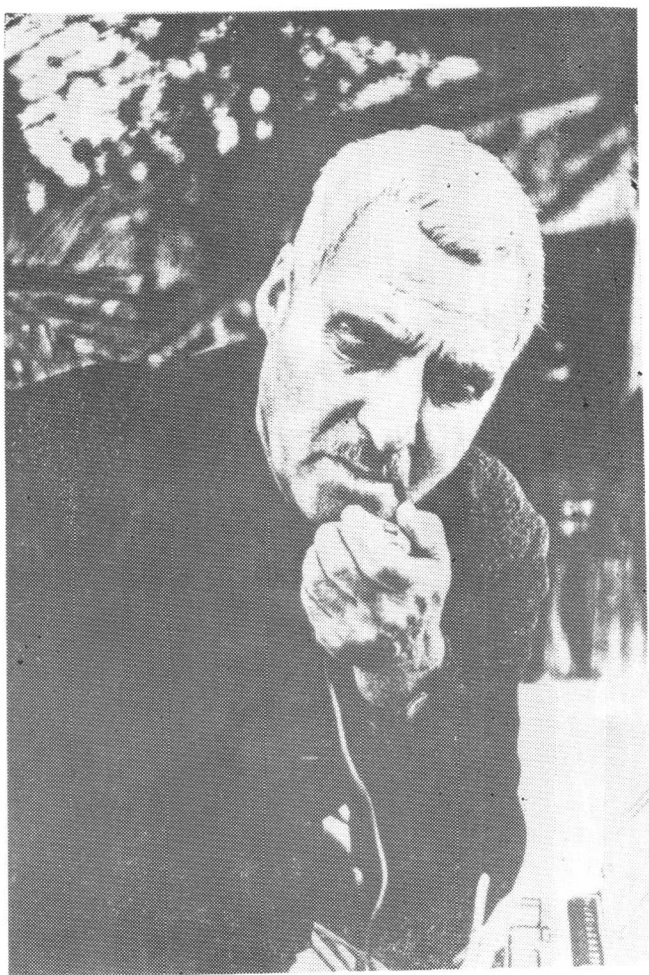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44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9 $\frac{3}{4}$ 插页8

1988年8月北京新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550

ISBN 7-5016-0010-4/I·11 定价 4.75 元



作者像

第一章

战争头一天，辛佐夫家，像千百万其它家庭一样，完全措手不及。好像，大家早就料到会有战争，然而临到最后一刻，还是像晴天霹靂一样突然；显然，对于这样大的不幸事件，要预先作好充分准备，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于战争爆发的消息，辛佐夫和瑪莎在辛菲罗波尔酷热的車站前的小廣場上就听說了。他們剛剛下了火車，站在一辆旧的“林肯”牌敞篷汽車跟前等候旅伴，以便一块儿乘車到古尔祖夫軍人疗养院去。

无綫电广播打断了他們和司机談論市場上有沒有水果和西紅柿的話头，向整个廣場嘶哑地放送着战争爆发的消息。于是人們的生活馬上分成不相連的两部分：一部分，战前的一刻；一部分，現在这一刻。

辛佐夫和瑪莎把旅行皮箱提到最近的长凳跟前。瑪莎坐了下来，两手托着头，动也不动，呆若木鸡，而辛佐夫甚至都沒問她一声，就到軍运指揮員那里去办理从辛菲罗波尔回格罗德諾的乘車证手續；在格罗德諾，他已經担任了一年半軍队報紙編輯部的秘书。

战争本来就是不幸的，何况他們家又添上自己特殊的不幸，政治指導員辛佐夫在軍队服役期間已經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軍

人，这种不幸的程度他是很了解的：他和妻子在离战场一千俄里以外的这个辛菲罗波尔，而他們那个一岁的女儿却留在紧临战场的格罗德諾。她在那边，而他們在这里，不经过四昼夜，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他們早些到达她那里。

辛佐夫走到軍运指揮員那儿的时候，那里已經聚集了五、六个軍人。于是他依次站好队，試着想像格罗德諾目前的情况。“太接近边境了，太接近边境了，还有空軍，最主要是空軍……不錯，从那些地方馬上就会把儿童們疏散的……”他抓住这个想法，他觉得这种想法可以安慰瑪莎。

他回到瑪莎身边，說明一切都已办妥，夜里十二点他們就可以搭車回去时，她抬起头来，像望陌生人一样望了望他。

“什么办妥了？”她又問了一遍。

“我說，乘車证手續办妥了，”辛佐夫重說一遍。

“好，”瑪莎漠不关心地說，手又托住头。

她不能饒恕自己离开了小女儿。她母亲曾特意到格罗德諾他們家里，为了让她和辛佐夫能够一块到疗养院去，經她母亲左劝右劝，她才这么办了。辛佐夫也劝过她，在她临启程那一天，仰臉望着他，問道：“也許，我們还是不去吧！”的时候，他甚至抱怨起来。当时，要是她不听他倆的話，那她現在就依旧在格罗德諾了。現在还在那里的念头倒并不使她害怕，她害怕的是她不在那里。对撤在格罗德諾的孩子，她怀着一种負罪的心情，使她几乎顾不到丈夫了。

以她那直爽的天性，她突然对丈夫說出了这一点。

“不过，你为什么要考虑我呢？”辛佐夫說，並沒有見怪。“反正，万事都会順利的。”

当她丈夫突然駢唇不对馬嘴地、在无法安慰的事上开始毫

无意义地安慰她的时候，瑪莎就忍不住了。

“別絮叨了！”她說。“什么会順利？你知道什么？”

她气得嘴唇都发顫了。

“我没有权利离开！你要明白：我没有这种权利！”她重复一遍說，同时攥紧拳头使劲捶打自己的膝头。“这么一来，我簡直不是个人了！”

他們坐上火車的时候，她默不作声，不再自怨自艾，而听了辛佐夫的一切問話，她像个木头人一样，只是回答“是”或者“不”。总之，一路上，沒到莫斯科的时候，瑪莎不知怎地显得有点机械：默默地眺望窗外，喝喝茶，后来躺到自己的上鋪上，面壁而臥，一連躺了好几个钟头。

一路上，周圍的人議論紛紛的就是一件事——战争，可是瑪莎好像連这个也沒听见。她心里产生了巨大而沉痛的思想活动，这种思想活动，她不願意告訴任何人，甚至辛佐夫。

已經到了莫斯科附近的謝尔普霍夫，火車剛剛停住，她在整个時間当中第一次对辛佐夫說：

“咱們出去散散步吧……”

他們走出車廂，她挽住他的胳膊。

“你知道，我現在明白啦，为什么从最初我几乎就沒有顾到你，我們找到塔尼雅，把她和媽媽送走，我就和你留在军队里。”

“已經决定了嗎？”辛佐夫問。

“是的。”

“要是得重新决定呢？”

她默默地搖了搖頭。

于是，他尽可能平靜地对她說，如何找到塔尼雅和去不去军队，这是两个問題，应当分开……

“我不把它們分开!”瑪莎打断了他的話头。

但是,他坚持不移地向她說明,如果他到格罗德諾工作的地方去,而她相反地留在莫斯科,岂不是合适得多。如果家里人已經从格罗德諾疏散了(大概已經疏散了),那末,瑪莎的母亲带着塔尼雅当然会尽量設法回到莫斯科,回到自己家里。而瑪莎呢,即使为了不跟她們錯過見面机会,最明智的也是在莫斯科等着她們。

“也許,現在我們离开辛菲罗波尔的时候,她們已經从格罗德諾到那儿去了。”

瑪莎不大相信地望了望辛佐夫,直到莫斯科又不作声了。

他們到了烏薩切夫卡街阿尔杰米耶夫家的老住宅,不久以前,在去辛菲罗波尔的路上,他們曾在这儿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两天两夜。

从格罗德諾誰也沒有来。辛佐夫指望有电报,但是电报也沒有。

“現在我去車站办理乘車证手續,”辛佐夫說。“也許乘晚車走。你試試打个电话,或許突然打通了。”

他从軍服口袋里掏出筆記本,撕下一頁,把格罗德諾編輯部的电话号碼写給瑪莎。

“等一等,別忙,坐一会儿,”她阻止了丈夫。“我知道你反对我去。不过这到底怎么办呢?”

辛佐夫說,她不应当这么办。除了原先的那些理由,他又添上一条新的理由:現在即使人家允許她到格罗德諾去,而且让她參軍——这一点他是怀疑的——难道她不明白这只会增加他的痛苦嗎?

瑪莎听着他讲,臉色愈来愈蒼白了。

“你怎么会不明白呀，”她突然叫起来，“你怎么会不明白，我也是个人啊？！你在哪儿，我也要在哪儿！为什么你只想到自己？……”

“怎么是‘只想到自己’？”辛佐夫惊讶地问道。

但是，她一句话也没回答他，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第一次伤心地哭起来。尽情地哭了一场以后，她气堵堵地抽了抽鼻子，拿拳头托着哭得有点发肿的脸颊，用认真的语调告诉他该去车站办理乘车证手续了，要不然就误点了。

“也给我办办吧。你答应吗？”

辛佐夫被她的固执劲儿惹火了，终于不再怜惜她，粗声粗气地说，任何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妇女，现在根本不让乘坐开往格罗德诺的火车，因为昨天已经报导过格罗德诺方面的情况。现在终究应当冷静地看待问题了。

“好吧，”玛莎说，“如果他们不办，那就不办，不过你努把力吧！我相信你。行吗？”

“行，”他闷闷不乐地说。

这个“行”字意味深长。他从没向她撒过谎。如果人家给她去格罗德诺的车票，他就带她走。

过了一个钟头，他怀着轻松的心情从车站给她打了个电话，说他在晚上十一点开往明斯克的火车上弄到了个座位——没有直达格罗德诺的火车，而且军运指挥员说，除了军人，任何人不准乘坐开往这个方向的列车。

玛莎什么也没回答。

“你怎么不作声呀？”他朝电话耳机叫了一声。

“没有什么。我试着往格罗德诺打了个电话，他们说暂时联系不上。”

“现在你把我所有的东西归置在一个箱子里，”他说。

“好，我就去归置，”她回答。

“我现在试着去政治部一趟，”他说，“也许编辑部迁移了，我去打听一下。大约过两个钟头我就回来。不要发愁。”

“我倒不发愁，”玛莎依旧用颓丧的声调说，首先挂上耳机。

玛莎归置辛佐夫的东西，老想着一件事：她怎么能够离开格罗德诺，把女儿扔在那儿？她并没有对辛佐夫撒谎，她真地不能把怀念女儿和考虑自己的念头分开：女儿必须找到，送到这儿，而自己就和他一起留在战地。

怎么去呢？这可怎么办呢？在最后一刻，已经关上了辛佐夫的皮箱，她突然想起，在什么地方的一小片纸上，记着她哥哥一个同事办公处的电话，这人就是波雷宁上校。这位波雷宁上校，刚好在她去辛菲罗波尔途中停留在这儿的时候，突然打了个电话对她说，他从赤塔飞来，在那儿见到玛莎的哥哥，答应给他母亲捎个口信。

玛莎当时对他说，达吉雅娜·斯杰潘诺芙娜到格罗德诺去了，于是记下了他办公处的电话号码，以便母亲回来以后，给他往航空检查总局去电话。可是这电话号码在哪儿呢？她心急火燎地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打了电话。

“我是波雷宁上校！”一个愤愤的声音在耳机里说。

“您好！我是阿尔杰米耶夫的妹妹。我需要见您，”玛莎说。

可是，看样子，波雷宁甚至一下子都没弄清楚她是谁，向他要求什么。随后终于弄清楚了，冷淡地停顿了好久才说，如果占的时间不长，那还可以，让她过一个钟头去。他到门口迎她。

玛莎自己也不清楚，这位波雷宁对她能有什么帮助。

但是，正好过了一个钟头，她就到了一个军事机关的大楼门

口。她好像記得波雷寧的外貌，但在她周圍來來去去的人們中間，卻沒有看見他的影子。突然門打開了，朝着她走來一個非常年輕的中士。

“您要見波雷寧上校嗎？”他問瑪莎，接着抱歉地說明，上校被叫到人民委員會去了，他是十分鐘以前走的，要她等一等。最好是在電車道那邊的小花園里等候。上校一來，就去叫她。

“可是他什麼時候來呀？”瑪莎問道，她想起辛佐夫一定很快就回家了。

中士只聳了聳肩膀。

瑪莎等了兩個鐘頭，剛好在她決定不再等候、跑過電車道、打算跳上電車的時候，波雷寧卻從開過來的一輛“愛姆卡”牌汽車里鑽了出來。瑪莎認出了他，雖然他那漂亮面孔變得很厲害了，顯得衰老、憂郁了。

可以感覺出來，他一分一秒都要計算。

“請別見怪，”他說，“不過，咱們就站在这儿談談吧，要不然，我那兒已經聚了一堆人了……您出了什麼事嗎？”

瑪莎盡量簡單扼要地說明：她究竟出了什麼事，她想怎樣。他們並排站在電車站上，人們你推我擠，肩膀老碰着他們。

“好啦，”波雷寧聽她講完，說道，“我認為您丈夫是對的：從這些地方家屬正在盡量疏散。其中也有我們航空人員的家屬。如果我从他們那兒打聽到有什麼消息，馬上就給您打電話。還有一點，您丈夫也是對的。現在您到那兒去，既不是時候，也不是地方！”

“我还是求您幫幫忙！”瑪莎固執地說。

波雷寧氣惱地把雙手交叉在胸前。

“听我說吧，您在要求什麼呀，您要往哪兒闖呀，原諒我說的

話！現在，格羅德諾附近那麼亂糟糟的，您能了解這一點嗎？”

“不。”

“您既然不了解，那麼誰了解，您就該聽誰的。那邊那麼亂！……請原諒我粗魯，不過，要是巴維爾在這兒，他對您就會更嚴肅一些，就會用兄長的口吻來向您說明了……”

他突然醒悟過來，他原打算勸她別作蠢事，但卻多嘴多舌地脫口說出了格羅德諾附近很亂的情況：因為她女兒和母親在那兒呀。

“總之，那兒的情況當然會弄清楚的，”他笨嘴笨舌地改口說道。“如果前綫離得很近，家屬的疏散工作當然會安排好的。只要我打聽到一點消息，我就給您打電話！好嗎？”

他很着急，而且根本无法掩飾這一點。

辛佐夫回到家里，沒有看到瑪莎，他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即使留一張字條也好啊！瑪莎電話里的聲音，他覺得有些異樣，不過在今天他就要離開的時候，她總不能跟他吵嘴啊！

在政治部里，除了他自己已經曉得的情況，人家根本什麼也沒有對他講：格羅德諾地區正在作戰，他的軍隊報紙編輯部是不是遷了地方，明天到明斯克才能告訴他。

直到此刻，他自己對女兒的縈繞腦際的憂思和頹喪已極的心情使他忘了自己。可是現在，他却恐懼地想到了自己，想到這是一場戰爭，今天就要到可能把他打死的地方去的，不是別人，正好是他自己。

他剛想到這兒，就響起了若斷若續的長途電話鈴聲。他穿過房間，從電話機上一把拿起耳機，然而打電話來的不是格羅德諾，而是赤塔。

“是誰，媽媽嗎？”透過嘈雜的嗡嗡聲傳來阿尔杰米耶夫異常遙遠的聲音。

“不，是我，辛佐夫。”

“我以為你已經去打仗了呢。”

“今天就去。”

“你家裡的人在哪儿？媽媽在什麼地方？”

辛佐夫把事情原原本本都讲了。

“是呀，你們的事情很愁人！”阿尔杰米耶夫用勉強听得見的沙啞聲音在六千俄里以外的電綫那头說。“至少別让瑪露霞到那儿去。簡直是鬼把我弄到外貝加尔湖來的！簡直束手無策！”

“我切斷綫路啦，切斷綫路啦！你們的時間到了！”女話務員像啄木鳥一樣，在耳機里敲得篤篤响。

辛佐夫還沒有來得及回答什麼，耳機里的一切：話聲和嗡嗡聲就猝然中斷了，只剩下一片靜寂。

瑪莎低著頭一聲不响地走了進來。辛佐夫沒有問她到哪儿去了，他等著她自己說，不過望了望掛鐘：再過一個鐘頭，就得離開家了。

她截住他的視線，感到他的眼神里含有責備意味，於是直勾勾地望着他。

“你別見怪！我去請教了人家，到底能不能和你一塊兒走。”

“那末，人家給你出了什麼主意？”

“他們回答說，暫時不能。”

“唉呀，瑪莎，瑪莎！”辛佐夫只對她這麼說了一聲。

她什麼也沒回答，努力控制著不讓聲音中禁不住產生的戰栗流露出來。她終於辦到這一點，在離別前的最後一個鐘頭里，假設她能夠裝得稍微好一些，或者說，辛佐夫了解她稍微差一

些，她几乎就是很平静的。

然而，在車站上，在那些用来伪装的、通常在医院里用的藍色灯光下，她觉得丈夫的臉色不大健康，显得忧郁；她想起波雷宁的話：“現在，格罗德諾附近那么乱！”……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于是突然紧紧偎着辛佐夫的軍大衣。

“你怎么啦？你在哭嗎？”辛佐夫問道，看見她哭，他觉得很习惯。

但是她并没有哭。她不过觉得难受罢了，于是像人家痛哭时那样紧紧偎着丈夫。

战争，灯火管制，大家都还不习惯，所以夜间車站上拥挤不堪，乱成一团。

辛佐夫打听他要搭的那趟开往明斯克的火車究竟什么时候开，打听了好久也没打听出来。最初有人說，火車已經开了，随后又有人說，天亮以前才开，可是接着就响起了一片喊声，說开往明斯克的火車五分钟以后就要开了。

不知什么原故，不允許送行的人上月台，因此，出入口立刻拥挤不堪，瑪莎和辛佐夫被四面八方的人夹得紧紧的，在忙乱当中，甚至沒来得及最后拥抱一下。辛佐夫一手攬住瑪莎，一手提着皮箱，在最后一刻，让她的臉蛋紧紧地贴在他胸前交叉的皮带扣子上，然后就匆匆离开了她，在車站出入口消失了。

这时，瑪莎繞着車站跑过去，走到一道把車站小广场和月台隔开的、两人高的栅栏跟前。她已經不指望看見辛佐夫，只想瞧瞧他坐的那列火車怎样开出站台。她在栅栏边站了半个钟头，但是列車依旧沒有动。突然，她在黑暗中分辨出了辛佐夫的身影，他正从一节車廂走向另一节車廂。大概，他在找座位。

“万尼亚！”瑪莎呼喚起来！但是他沒听见，也沒有回过身来。

“万尼亚!”她抓住栅栏,更响亮地喊了一声。

他听到喊声,惊异地转过身来,莫名其妙地向四面望了好几秒钟,当她第三次喊叫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跑到栅栏跟前。

“你还没有走?列车到底什么时候开呀?也许不会很快吧?”

“不知道,”他说,“大家一直在说,很快就要开了。”

他放下皮箱,伸出手来,玛莎也把手穿过栅栏伸给他。他吻了吻她的手,然后把它们握在自己粗大、温暖的手里,他们站在这儿的整个时间内,他一直握着她的手,没有松开。

又过了半个钟头,列车依旧没有开。

“也许,你还是去找个座位,放下东西再出来吧?”玛莎忽然想起来说。

“啊,啊!……”辛佐夫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仍旧没有松开她的手。“我就坐在踏板上。”

现在,他们不仅没有想到周围的人,而且觉得去考虑周围的人,是怪事哩,因为他们的心被近在眼前的离别完全占据了。他们时而默默无言地对坐着,时而打算用已经失去三天的和平时期用惯了的语言来缓和别离的痛苦。

“我确信,我们万事都会顺利的。”

“但愿上帝保佑!”

“说不定我会在什么车站上遇见她们——我到那边去,她们往这边来!”

“唉,但愿如此!……”

“我一到达,立刻就给你写信。”

“你顾不到我的。只拍个电报就行了。”

“不,我一定会写的。你等着信吧……”

“当然啦!”

“不过你也给我写信，好吗？”

“当然！”

他们俩还没彻底明白，辛佐夫要去参加的这场战争，实际上已经是第四天了，究竟是什么情况，他们还想像不到，他们现在所谈的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信件啦，电报啦，会见啦，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一段长时期内不会实现，也许永远不会实现……

“开车啦！要走的，就上车！”有人在辛佐夫背后喊道。

辛佐夫最后一次紧紧地握了握玛莎的手，一把抓起皮箱，把军用挎包的皮带缠在拳头上，因为列车已经慢慢从身边爬过去，他就一边走一边跳上踏板。

跟着他，马上又有一些人跳上踏板，辛佐夫被遮住了，于是玛莎看不见他了。她在远处时而觉得他的手拿着军帽在向她挥动，时而又觉得这是别人的手，随后就什么都瞧不见了；别的车厢一闪而过，别的一些人也在向另外一些人喊叫，而她却脸儿紧贴着栅栏，孤零零地站着，胸口突然发冷，于是连忙把外套纽扣扣上。

列车不知为什么是由一些近郊用的车厢组成的，穿过莫斯科郊区和斯摩棱斯克省的时候，老是走走停停，使人非常难受。在辛佐夫坐的车厢里和其它车厢里，大部分乘客是从休假地点回部队去的、西部特别军区的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现在，一块儿坐在开往明斯克的近郊列车里，大家惊异地互相打量着。他们每一个人，单独去休假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怎么会出了这样的事，这么多现在应当在战斗中担任连、营、团级指挥人员的，竟然在战争头一天离开自己的大约已经在作战的部队。

还是从四月开始，大家就预料到战争即将爆发，但究竟怎么